



回乡记

小县大观

尹海月 文并摄

作为一个小县城青年 从小到大 父母常常告诉我 好好读书 以后去大城市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觉得 留在家乡没出息。

我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 是武松的故乡 也是国内重要的羊绒原料集散地和羊绒制品生产加工基地。

清河号称 中国羊绒之都 但没有一只专门产绒的羊。据说 20世纪70年代末 一个农民拉回一批羊绒下脚料 通过改造梳棉机分拣出羊绒 卖了高价 清河人自此走上了 羊绒加工 的路。

因为有支柱产业 过去30年 清河说不穷 但也谈不上多富有。我记忆中的家乡面貌总是一成不变 城中心的街道总是那两条 除了一家四层楼高的商场 没太多可逛的。卫生状况也堪忧 走在街上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狗屎。

后来 我留在北京工作 更觉得家乡落后 出门不能打车 饿是不能叫外卖 好吃的餐厅也不多。如果想去散散心 只能去武松公园 或者去唯一的广场看一场小型音乐喷泉表演。

作为家族里最早走出县城的人 我和我哥在家一直挺吃香。亲戚常对小孩子说 要好好学习 以后去北京找我们。我也觉得 小孩以后得去大城市 留在家乡没发展。

直到三四年前的一个夏夜 我在家乡街头散步 路上空无一人 斑驳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 一辆洒水车经过 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味道 静谧而凉爽。

回到北京后 我不止一次想念那晚家乡的街道。大都市的马路 拥挤嘈杂 没有自己的气味。这几年 清河县为了跻身 文明城市 把马路收拾得愈发干净 废纸和狗屎没了 垃圾桶多了 每条路都有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每次回家 家乡都又漂亮、现代

从玉华 文并摄

正月初二 我们到成都旅游。

这里的烟火气热腾腾的 人民公园百年历史的鹤鸣茶馆爆满 半小时等不上一把藤椅；杜甫草堂 舍南舍北的人比茅草还多 杜甫塑像的一双手 被渴望写好文章的人摸得只剩一把骨头架子 油亮油亮的 像CT片里的手；武侯祠 游喜神方 巨石前排着长队 游人要摸 喜 字沾喜 相比不远处参透了千年历史、富有治国哲理的楹联 能攻心则历自消 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老百姓还是更盼 喜 来得直白。

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这个春节 大家似乎都格外用力地祈福好日子。

飞成都的前几天 我看到家附近北京胡同里一家服装小店 又给玻璃橱窗里的假人模特换上了新衣 老板每周雷打不动这样做 哪怕疫情封控门可罗雀 哪怕老板发高烧 哪怕小店关门歇业几周。那是我见过的最有职业精神的小店老板 尽管小店的审美不高 衣服撞色撞得比红绿灯还醒目。

那份用力地活、全力挣出好日子的劲头 我在成都也看到了。成都街头寒风中脱了羽绒服棉袄 忙得满头大汗的小商贩；为了吸引游客 头上戴着熊猫发夹 臭豆腐的老奶奶；在火锅店排大队时 使劲给人塞糖塞花生 恳求你再等一会儿的店员 久远的热闹回来了。

甚至正月初五早晨近4时 泸定5.6级的地震也震不掉那份活着的 用力。当时我正躺在都江堰江水边古城

卜郅稻

2023年兔年春节 我们那里非常安静。

临近年根 父亲听说烟花爆竹燃放令有些松动 骑车在街上绕了整个下午 没找到卖家。后街跑长途车的小伙儿 从外省买来 加特林 网红烟花 一观直望到了初五也未敢燃放。

这令我为灶王爷感到担忧。烟花爆竹不禁放的年月 每到腊月二十三 第一碗饺子供在灶台上的时候 就要 送灶王爷上天。父亲总会在酸枣树下点燃一挂鞭炮。后来 长高的大哥接过这个任务 再后来轮到我了。我拿着父亲没抽完的烟头或母亲在香炉里刚点上的香 在火头接触到炮捻那一刻 飞身逃离 身后噼啪作响。我常常捂着耳朵想：灶王爷是踩着 一挂一挂的鞭炮 脚下火花带闪电地升天。

记忆里最热闹的节日渐渐失去一个又一个标志物。童年时的花灯、夜市、庙会 似乎也永远留在了童年。如今 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五 我连一根小朋友玩的仙女棒都没看到。

人们感慨缺少 年味儿 聚在一起多是谈论不着边际的话题。除了春晚、刷手机和饮酒侃大山 小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亟待满足。网络上《流浪地球2》《满江红》叫好或争吵时 我开了1个小时的车载着老父亲到临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临县的常住人口大约



1月27日 农历正月初六 河北清河县 人们在县城的广场上游玩。

了一些。先是有了公共厕所 快递员、小黄车、出租车也陆续出现在街头。2022年8月 一年没回家的我 发现家乡 洋气 得快让人认不出了 蓝色电动车替代了小黄车 商场里的服装更大牌了 县城里有了洋快餐、火锅店、咖啡馆。社交平台上 本地探店博主 拥有10万粉丝 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几年 县城三面扩张 楼盘一座接着一座起来 最好的地段房价每平方米接近1万元。大广场修好了 旁边有山有桥 音乐喷泉表演升级 场面盛大。夏天 广场前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不少人从外地开车来看喷泉。

疫情3年 大城市的收入、消费水平有所下降 家乡的经济却逆风起飞 是因为飞到了电商发展的风口。

借着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 家乡的羊

绒制品飞向了全国。如今 靠直播卖货在农村月入几万元的例子并不罕见 我家亲戚都在网上卖衣服 春节还在忙着给主播配货。一个年入千万的财富故事在团圆的餐桌上流传 发大财 是最流行的新年祝福语。大年初二 我还没起床 家里的哥嫂已经开工了。

现在的清河是年轻人的天下。为了吸引更多回乡创业 当地正在创建 省级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试点 打造了一处6000平方米的跨境电商园 配有青年公寓。打造 电商之都 网红新城 成了城市的新定位。

实不相瞒 家族的同事里 我收入排不到前列。一次吃饭 家人又在热火朝天讨论挣钱 我爸静静看着我 去了北京 混得太平庸也不行。以前 亲戚们都觉得孩子以后得去大城市发展 如今 留在家乡也

成了一种不错的选择。家里生活确实舒适 环境好 物价低 人均100元就能在不错的馆子饱餐一顿 40元能买一整箱砂糖橘 早市上个头小的火龙果10元15个。出行也方便 15分钟车程以内 购物、看电影、用餐的需求都能满足。

相比之下 大城市工作压力大 生活成本高。在北京 我出门一般要花一小时在路上 回到家精疲力尽。每次从家里的楼房回到北京15平方米的出租屋 我都得花几天时间 说 喘不过气 憋得慌。

小地方比大城市更有人情味。邻居们出门碰见 会互相问好。干果店、花店、理发店的老板 我爸都认识 上门光顾常唠上几句。我妈买衣服总去固定的一两家 老板娘记得我在哪上班 什么职业。

这种熟悉 习惯让我感到放松。在这里 时光慈眉善目 不会让人应接不暇 慌张不安。这里的清晨是清晨 傍晚是傍晚 每一个小时都有它的存在感。人们不会为宏大的事情忧虑 有什么不痛快 去邻居家里唠一通 心情又恢复如初。

不过 家乡虽悠闲 待久了也无聊。春节期间 人们忙着置办年货 走亲戚 拜年 年一过去 就无事可干了。年轻人还能去电影院、KTV打发打发时间 上点年纪的人要么打麻将 要么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 中国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物质差距在缩小 精神的落差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生活的多样性 文化的选择 展开自己去交友去遭遇的可能性形成了小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的落差。

对此 我深以为然。北京有我喜欢的话剧 脱口秀 演出 家乡的公共文化生活有限。这几年 县里组团出游的人越来越多 天津、北京、济南这些距离近的城市很受欢迎。

小地方人圈子狭小 年轻人不好接单。2022年7月 一个90后女性在短视频

平台讲述找对象的经历 说自己回家乡两个月 动心过3次 都是路上看到 跑过去搭讪 结果一个是05后 一个是两个孩子的90后爸爸 还有一个是前任。在县城找对象比找工作难100倍。她感慨。

相比大城市 在我看来 家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还是缺少多样性。除了做生意 当公务员 我想不到还能在家干什么。当然 喜欢稳定舒适 这里也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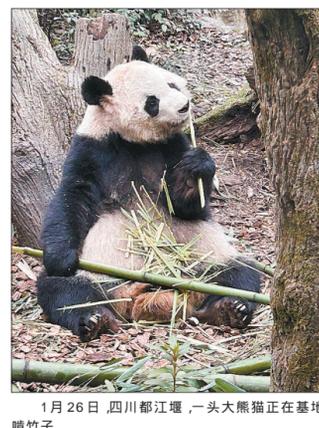
别大意 小县城也悄悄 卷 了起来。不知道从何时起 清河县开了两家公共自习室 推出了日卡、月卡、季卡。人们在网约一起考研、考编 一名网友给自习室好评 两个小时完成了平时要搞一上午的任务。

年轻人开始 回归。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大学生就业地域偏好明显 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二线经济发达城市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 不过这一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想去三四线中小城市、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 但呈上升趋势。

小地方和大城市哪个更好 每个人的答案不同。至于如何选择 我认同戴锦华老师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 在规划生活时 理想依据的是内心的渴求 还是这个社会制定的一种主流价值和目标 不要被欲望和世俗绑架。

如果问我 我还是选择大城市。但新的一年 为了身心健康 我决定做一个通勤人 工作日在大城市 节假日回家 摆烂。一个朋友说得对 小地方适合生活 大城市适合奋斗。

会不会有一天 我的清河县也变成了大都市呢 据说 2027年 家乡的高铁要开通了 到时候 从清河到北京只花1个多小时。作为邢台市的两个副中心城市之一 清河估计又要再一次起飞了。



1月26日 四川都江堰 一头大熊猫正在基地啃竹子。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场 地震 ？没过去太久 电来了 我冲到大堂 河东狮吼 你们送我1000个苹果也没用 为什么消防通道不通 酒店这么奢华 随便一块大理石都可以买好多管用的手电筒。避难层在52层 住客怎么第一时间知道 酒店不能光提供吃喝玩乐 发生紧急情况时 也要能疏散生命。酒店工作人员好一番解释和道歉 让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越做越好。

这一天是 破五 朋友圈里在迎财神 赶 穷神。在酒店的红灯笼、红拉花下 我们不合时宜地在谈避难、谈逃生 谈在不确定性的包围中怎样好好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 我又去了那家小店 果然 橱窗的模特换上了新衣。我有些期待下一周了。

如今 15年过去了 内海湾两岸建起了高楼和住宅 每到晚上齐刷刷亮起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同学坐在她家海景房里 指着窗外的汕头 你看 多像维多利亚湾。

这样的景色要是缀以烟火就更美了。更何况 今年的烟花晚会还有2000架无人机共同表演。

从下午开始 内海湾两岸的草坪就坐满了人 等待烟火。有人斗地主 有人野餐 还有人架起家用烧烤架烤肉。后来者没找到空地 只好爬到树上去看。

许久没联络的老同学都在这一天有了新连接 在不同角度拍摄烟花 分享到社交平台 再互相点赞。有人感慨 仿佛回到小时候 看完烟花晚会后 回学校和同学叽叽喳喳讨论。烟花晚会成为小城最好的社交话题 比一条群发的拜年短信更有 年味儿。

烟花绽放那一刻 我正堵在车流里 通过手机直播看现场。当天 某个地图软件发布全国城市拥堵排名 第一名和第三名是大理和三亚 第二名是汕头。我想 堵着的年总好过平平淡淡没有烟火的气年。

烟花晚会后 人们放烟花的热情还没熄灭。他们从各种渠道搜罗来烟花 带到海边燃放。海岸线边的人还做着生意 一排排面包车敞开后备厢 有人卖咖啡 有人卖烟花 有人烤糍粑 有人开杂货铺。

后备厢经济中 还有人出租茶座 顾客可以在海边 边啖工夫茶边观赏烟花。爱喝工夫茶 已经挤进了汕头人的基因里。我也租了一个茶座 热热闹闹地享受一回最有 年味儿的年。

2023要用力

的一家民宿 是被手机震醒的 四川各地的朋友说：地震了。新闻弹窗了 我睡不着 在考虑要不要提前结束这趟旅行。

早上7点 我去买早餐 古城一条美食街几乎都没开门 只有一家前一晚忙到快11点才收摊的抄手铺子 又早早开门了 我夸老板太勤劳 肯定要发财。她说睡觉轻 半夜被地震震醒了 好怕 差点跑出来。她说老公在长沙打工 女儿在杭州打工 他们早就希望她离开这里 可她喜欢这里 游客多 山清水秀 汶川大地震她没赶上。她努力了努嘴 说对面铺子那一家子汶川大地震死了好几个人 后来使劫守生意 天天守着 没顾客也守。她没听说身边有谁因为地震离开家乡的。

过南桥 离开古城 桥又被游客挤满了。内江的水团团游 急吼吼的。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岷江才分出这个内江 才有了富饶的天府之国。

千年来 这座桥一次次断掉、损毁。汶川大地震又震坏了它 后来复修。如今一桥柱上题着：休言吃饭必由天。

好大的口气。可想想几小时前这里还有不小的震感 眼下一道彩虹卧绿波 日子如常 游人如织 这句豪气万丈的话很四川。相比南桥 我更喜欢这座桥在清朝的名字 普济桥。桥两头拽着人 挠着心 连结过去与未来。

普济二字似乎道出了桥的衷肠、魂魄。在桥头 我们坐上了出租车 司机说

夜里又地震了 不过他不怕。汶川大地震时 他正在跑车 突然感觉地面发出轧路机开动般的巨响 大马路像波浪一样动起来。他说映秀距离这里就几十公里 大地震让这里的人想明白了 好日子不要去等 要懂得享福 现在大家有点儿钱 几乎都买了私家车 他的生意不好做。他喜欢这里 祖辈在这里 再震他也不走。

大山里的熊猫疗愈着我们这些只在动物园见过熊猫睡觉、只见它大屁股不见它转圈珠的外乡人。在这里 熊猫爬树时 围观的小孩齐声高喊 熊猫加油。当它的胖身子骑在摇晃不止的树杈细枝上 卡着胖脑袋甩腿 人们感慨它是功夫熊猫 如此灵动 对自己的体重真是自信。熊猫很喜欢倒着走路 也不躲人 我们连它的睫毛都看得清楚。

走在这所号称培训熊猫野化放归的熊猫学校 大山里 我还是有些担心突发地震。我和读高中的孩子讨论 如果现在发生8级地震 工作人员会先救人还是先救熊猫 毕竟展群 displays 显示：第四次全国大熊猫野外种群调查 全世界大熊猫数量为1864只。全国圈养大熊猫仅600只。

孩子说 肯定要先救人 罗翔老师说过 如果一个人20天没吃饭 快饿死了 当然可以吃熊猫 烧着吃烤着吃都可以 这叫紧急避险。熊猫是动物 人是无价之宝。我说 你把你置于生物链的顶端 大自然是去物种中心化的 这里的熊

猫 毕业了就会通往自由之路 放归野林。等到那时 人与熊猫再相逢 可能只有遵循大自然的丛林法则 人面对熊要活下去 是要很用力的。

都江堰 休言吃饭必由天 强调人的力量 与眼见的自然大熊猫的力量 我深感人 与自然界的微妙关系 熊猫、地震、病毒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无论遇到什么 日子滚滚向前 人都会挺过去。

离开大山时 我们对地震的担忧 完全被大熊猫治愈了。晚上 我们住到了成都一家号称 与天际线齐平的 智能化五星级酒店 房间在45层。

推开们 电视屏幕亮着 喊我们的名字欢迎。窗帘、灯光都很智能。马桶是长了眼睛的 人一靠近 它就弹开 发出太空般的蓝紫光 马桶圈有圈温 水有水温 马桶桶身上下找不到冲水钮 各种神奇功能全靠旁边的小键操作。这里处处讲究 水果摆在茶几上 床品柔软得像豌豆公主躺的棉花床 卫生间的润肤用品是法国原装进口的大牌子。

魔幻的是 这个云端酒店 傍晚突然停电了。我们惊讶的表情都可以做表情包了。打开床头柜的应急手电筒 不亮。电话占线。电梯停了。好在走廊的照明灯亮着。走廊里站着穿浴袍的住客 穿秋衣秋裤的孩子 大家都搞不清状况。我们顺着走廊里每一个绿箭头出口 推消防门 没有一扇能推开 开它需要工作人员刷卡。那一刻我深感高科技的脆弱和无路可逃。

华北平原小县度过安静的年



2023年1月22日 正月初一 石家庄一个村庄里 乡村医生偶遇秧歌队排练。 视觉中国供图

是周边3个小县的总和。巧合的是 3个小县的电影院春节长假均未营业。

家里也是安静的。孩子们的春节与平日并无二致 低着头在手机游戏中厮杀 或是陷在背景音乐重复到洗脑的短视频里 直到家长们歇斯底里地抢过手机。

上幼儿园的小侄子 没学拼音 就可以独自在手机上搜索出 迷你世界 游戏 比他的爷爷奶奶更熟练地在智能电视中找到游戏解说的短视频。他家族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都戴上了近视眼镜。

孩子尚未学会说话时 家长就扔给他一个手机 因为智能手机是可以哄孩子保持安静的保姆 最终孩子不再开口说话。他们花费巨资把孩子送到特殊学校上学。好消息在新年前传来 一个5岁的小男孩终于学会叫妈妈。

年轻的家长们在焦虑 对孩子的约束往往底气不足 因为更多时候 他们也是沉迷智能手机的那群人。

我60多岁的母亲选择继续看她那台老电视机 遥控按坏了要用钳子才能关机 因为再难配到合适的遥控器。移动互联网统治日常生活的时代 为大部分人直接传递资讯的电视新闻失去阵地 县级电视台又难以插进智能电视的超薄屏幕。乡村大喇叭一度被重新启用。

教育是令小县人更焦虑的事。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 县城不仅是本县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也是教育中心 集聚着全县最好的学校和教师。去年 原本可以相对自主就读的民办小学也纳入学区 就近招生。

小县城的学区房应运而生。几所本县名校附近的新楼盘拔地而起。当房地产在大城市苦苦煎熬时 小县城的本地开发商这几年却是另一番光景。

县城学区买房 轻松搞定丈母娘 。

墙体广告赤裸而现实。一位偏远乡镇小学的老校长感叹学生的流失 县城今天建一个学校 明天建一个学校 学生们走得拦不住。

不走又能如何呢 孩子的父母 也同样在向外走。这个小县像许多环京地带那样 户籍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外打工 求学。这里缺少产业 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小时候 我的同学来自药厂、纸厂、棉纺厂等小厂子的家属院 后来 因为环境污染 不能与时俱进 那些小厂子只剩下一个地名。又因为底子薄、基础差 这里招商和承接的外来产业极少。

在熟悉的村镇 几乎每家的门前或院子里都停着小汽车。小汽车适合送孩子到县城上学 或远行到大城市工作 但不适合耕作。农机朋友已十分少见。我的90后同年龄的朋友 多数不会种地 土地在层层流转 老人们不用种地 中年人种地的回报与付出并不匹配 不愿意种地。剩余的劳动力优先流向最近的大城市 毕竟只需要百公里的路程 即便在那里当外卖员 月收入也可以翻几番。

每提到 无人种地和土地集中 经历过饥荒年代的老人就显现出捉摸不定的慌乱和惶惑。在他们的观念中 粮食买着吃 那是城里人的事。